

他曾发誓报仇，现在，经过半年的  
苦熬，终于要从地狱魔城中  
出来。眼前，摆着的  
是十八层地狱！

十八个日子来，他一层一层往上  
打，终于通过磨炼，走出了  
地狱门。



卧龙飞 著

傲  
啸  
夜  
林

# 傲 啸 武 林

卧龙飞 著

上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1年·沈阳

## 内 容 简 介

李北羽外号人称“李找打”，天天找人打，天天打不赢，多次被揍得鼻青脸肿，几度生死，受尽千辛万苦、大智隐愚中，用多次交手经验时，自创一门武学，终达宗师境界。成为江湖中百年不遇的武林高手。

为了武林安危和正义、不辞艰辛、不避嫌疑、联络武林各派正义人士和妄图独霸武林黑旗武盟斗智斗勇，经历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智斗场面，一幅幅惊心动魄的打斗画图，开卷即展现在读者面前。

李北羽超人的武功，不凡的气宇、嬉笑人生、慈悲为怀、奇情在心、更为江湖上众多女侠所倾慕，在凶险无比的江湖里演出了一幕幕奇情、奇恋，令人感叹不绝的故事。

此书故事情节宛转曲折，武打场面奇巧惊险，人物宛然如生，有身临其境之感，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望广大读者详观。

## 目 录

第一章 逐月..... 1

第二章 追风 ..... 52

第三章 舞武..... 103

第四章 说剑..... 153

第五章 飘梦..... 205

## 第一章 逐月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

×

×

李北羽大刺刺地坐在一辆无篷的三轮马车上，唏唏嘘嘘地赶上夕霞岭。

岭山，玉楚天早等了个把时辰。

眼见，这小子一副慢斯理条的样子，不由得扬声怒叫：“李北羽，你有点道德好不好？”

李北羽大笑，来到玉楚天面前，小心翼翼的将新买的外袍脱下，拨了拨车板台，放好了衣服，然后走到那匹又老又瘦的小黑马前，又拍又哄的一顿，才转身向玉楚天笑道：“年轻人要有耐性，急上肝火可大大不上算……”

玉楚天已经忘了生气是怎么回事。大大叹一口气道：“别说废说。哥哥我要不是看中了你这辆破车子，早就一掌打死你。”

谁都知道，玉楚天的嗜好不是酒，不是女人，而是马车

尤其是越名贵，越稀奇的车子，只要他知道了，只要他还没到手，结局就是他睡不着觉。

李北羽呢？整个洛阳谁不知道那个整天挑人打架的浪子，就是我们这位长得实在不怎样的李某人。

李北羽把袖子拉得老高，嬉笑道：“玉公子，请出手吧。”

玉楚天冷笑道：“还是一个轮子？”

“对！李北羽大笑道：“来啊，出手啊。哥哥我等着呢。”

玉楚天哼了一声，右臂一抬一转，便自使出“玉风堂”的“玉手十七点”！

李北羽大笑道：“又是这套娘们的东西。”

话声一落，人已往前冲，冲入玉楚天的满天手影之中！

＊

＊

＊

杜鹏就坐在“小愁斋”的茶棚之下。

当二十丈外的马蹄声传来时，他不禁叹了一口气！

三轮马车出去，果然是剩下两轮回来！

没错，李北羽那小子还兴高彩烈的捂着鼻青脸肿的面子大叫：“过瘾，过瘾，真是大丰收。”

说着，便由马车上跳了下来，勾住一张椅条便自落坐杜鹏的面前道：“杜朋友，天气这么好，风儿又这么轻，你有啥事想不开的啊？愁眉苦脸干啥？”

杜鹏苦笑道：“杜某人打从十年前十七岁时遇上了你，到现在还没看见过哪一天象个人样完完整整的回来

——。”

“给点面子吧……”李北羽笑道：“李某人可是走了二十八年的老江湖……”

“有错没错？”

杜鹏叫道：“你们不是同年才二十七……！”

“笨”！

李北羽笑道：“哥哥我打从娘胎时就跟着我娘走遍江湖啦。”

这段话，是李北羽喝完一壶时说完了。

杜鹏大叹一口气道：“喂，这可是极品的普洱茶。”

李北羽瞪了杜鹏一眼道：“庆祝一下不行啊？”

“庆祝？”杜鹏望着李北羽身后那辆原来是名贵、特别、稀有、四轮，有篷的“云深名车”大大叹一口气道：“这话也只有你才说得出口。左车门给人家拆了，右车门也给人家拆了，车篷子还是拆！”昨天拆了一个轮子，今天又拆了一个；干啥，明天说不定你就只剩下一个独轮回来。”

“对极了。”李北羽大笑道：“明天要输掉一个轮子，后来还是要再输掉一个……”

杜鹏道：“然后呢？”

然后当然是输掉车板啦。”李北羽强调道：“没关系，车板输掉那匹‘老大爷’还可以输。”

“老大爷”就是那匹又老又瘦的小黑马。

杜鹏无奈道：“这个结果是一定的。问题是，你连马都输掉以后呢？你还打不打？”

“打，当然打。”李北羽大笑道：“不打的是乌龟……”

杜鹏摇头道：“谁都知道玉楚天只对马车有兴趣，你为了找他干，只好每次赌一件马车的东西。现在没有了马车，你拿什么下注？”

“人！”李北羽大笑道：“我每天和玉楚天赌得不痛不快，他一定干死哥哥我了——所以，最后又赌的就是人！”

杜鹏有兴趣了：“输的怎样？”

“不怎样。”李北羽笑道：“输的要当三天奴才”

“哈，好！杜鹏笑道：“你就等到最后一天才赢？”

★

★

★

玉楚天看着眼前这辆终于拼装好了的“云深名车”得意极了。

真他奶奶的，要不是这车子是由苗疆深山产的九桃树干刨成的，老子早就没了那个耐性。

后车门、车篷、轮子、车板到这匹“乌云扬雪”，老子竟然跟那家伙耗了九天打架，还好是皇天不负苦心人。

玉楚天脸上尽是笑容，只怕大的可以塞入一整支鸡。

正看着，突然觉得背脊一凉！

玉楚天一愕，皱眉回头，只见一个吊死鬼“哇”的伸长了手握向脖子来！

玉楚天大惊，一退一转，便探手攻向那个吊死鬼的左肋：那吊死鬼似乎对玉楚天的功夫路数极熟，只觉她身子一飘，乘隙击向玉楚天的右膛！”

玉楚天大惊，连换了三种身势落到吊死鬼身后，一掌按向吊死鬼颈部天柱穴！

“哗啦”一声，那吊死鬼的“头”竟然掉到地上滚了老远，一下子变成无头鬼啦！”

玉楚天一惊，想退已不及，但觉身子一麻，便叫人点住了三处穴道！”

玉楚天苦笑，还未来得及说话，那“无头鬼！”竟自发出一串银铃般的娇笑声：“哥哥输了……哥哥输了……”

玉楚天苦笑道：“珊儿……是你……”

无头鬼娇笑中，伸出一张娇美风华的脸儿道：“知道已经太晚了。”

玉楚天苦笑道：“都已经是二十来岁的大姑娘了，凭得这么顽皮……”

玉珊哼一声，瞅了那辆“云深名车”一眼，脸上露出顽皮的神情，一转头朝玉楚天正谨道：“哥，这玩意儿你弄到手啦。”

玉楚天得意一笑，道：“不错。”说完，才发觉穴道未解的叫起来道：“珊儿，还不快给哥哥解开穴道。”

玉珊儿不动，只是笑道：“那个李北羽一定很笨。”

玉楚天见他妹妹一副不解开穴他的样子，只好有一搭没一搭的道：“会嘛？”

“怎么不好。”玉珊儿皱皱鼻子道：“别说洛阳城，就算天下武林谁都不晓得玉楚天是玉风堂的少堂主。那个“打架当饭吃”的李北羽找上你打赌，不是笨嘛？”

玉楚天沉思了半响，突然道：“玉风堂里武林列传中，记载着那个李北羽会打过多少架？”

玉珊儿眼儿一翻，道：“那家伙除夕，过年不打，生日、

元宵、端午、中秋不打，一年足足打上三百六十五十九次，从十年前到现在大概也有三千五百九十次。”

“加上闰年是三千五百九十二次！”玉楚天叹口气道：“‘一个人能打上三千五百九十二次，次次都败还不能死，你看这个人笨不笨？”

玉珊儿笑道：“命大嘛。”

大个头！玉楚天强迫自己维持兄长的尊严，不骂脏话的道：“决斗没有命大，只有生死……”

玉珊儿哼了一声，道：“第一个和李北羽决斗的人是谁？”

“杜鹃。”玉楚天说完后，又道：“好妹子，帮哥解开穴道好不好？”

玉珊儿只听到前面那句话，道：“小愁斋的老板杜鹃？”

“小愁斋”茶馆有两个老板。”玉楚天叹道：“另一个就是李北羽。”

玉珊儿又瞅了那辆“云深名车”一眼，眼波一转道：“那个李北羽可没得赌了吧。”

“有！”玉楚天回答的很无奈！

“有？”玉珊儿讶道：“赌什么？”

“人！”玉楚天这回可真的得意的笑了！“那个‘打架当饭吃’的李北羽跟我赌，明天打输的要当三天奴才。”

“好极了。”玉珊儿纵身跃上了马车，一扬鞭便往门外冲去！”

玉楚天一骇，惊叫道：“珊儿，你去哪儿？”

那端，玉珊儿大笑道：“去看看那个明天要到我们家里当奴才的家伙，看他那张打过三千五百九十二次的李北羽长的什么样子。”

★

★

★

十年之内，李北羽“只”打过三千五百九十二次架？  
错！大错特错！

夜，已深！

小愁斋也歇了门。

李北羽刚好打完第七千八百一十四次

“对手？当然是杜鹏！”

杜鹏喘了一口气道：“玉风堂的‘玉手十七点’已经完全明白了。”

李北羽笑道：“从打架偷学了名门各派的招法，只可惜那内功心法不明白。”

杜鹏眼珠子一翻，瞪了李北羽一眼道：“干什么，你想天下第一啊？”

李北羽耸耸肩，灌了一壶茶才道：“错啦，哥哥我不是早说过了么，李某人参研名家招武式只是想创造出一种新的武学罢了。”

“‘离别羽’绝学？”杜鹏叹口气道：“正如你的名字，只是……唉，难那。”

“什么难？”李北羽叫道：“你这辈子第一次比试是跟谁打的？”

“李大侠你啊。”杜鹏叹道。

“好！”李北羽道：“你那鸟师门的大鸟拳那时候怎样？”

“什么大鸟拳，是大鹏拳。”杜鹏喘了一口气才叹道：“普普通通。”

“什么普普通通，你那鸟拳简直遭透了。”李北羽叹道：“十年来差不多每天哥哥我从外面偷学了东西回来和你研究，你看看你现在那什么鸟拳怎样？”

杜鹏苦笑耸耸肩道：“知道就好啦。”

正说着，两人脸色双双一变，因为，他们听到了马车声。

杜鹏皱眉道：“车上只有一个人。”

因为车轮颠得厉害！

李北羽点点头道：“不是女人，老头子，就是童子。我猜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刁蛮的姑娘。”

杜鹏惊道：“为什么？”

“因为体重，依旧车子的颠法，一定是个很重的人在驾车。”李北羽笑道：“童子不至于夜间赶车，老头子不会这么性急，所以……”

所以是个姑娘，而且是个刁蛮的姑娘！

因为，淑女就算是赶车，也不会赶得这么急……。

\*

\*

\*

果然是个姑娘！

刁不刁还不知道，人倒是风华绝代！

李北羽和杜鹏互望一眼，露出男性会心的一笑。

此时，那姑娘美人叫道：“哪一位是杜鹏？”

杜鹏大乐，朝李北羽作出胜利状，才转头朝那姑娘唱个肥啾道：“小生便是，不知芳驾是？”

那美人一声冷笑，道：“好。没你的事，你可以回房去休息了。”

李北羽立刻爆笑，因为杜鹏的样子绝对是吃到黄连的哑巴，苦不堪言。

那姑娘冷哼一声，道：“你笑得出来？”

“怎会笑不出来？”李北羽依旧大笑道：“好朋友就是随时不忘帮助对方两肋插刀！”

那姑娘这回可真的开了眼界，这种好朋友可真够得上是朋友！她叹口气道：“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一定笑不出来！”

“怎么会？”李北羽还是笑，一耸肩道：“大不了你是玉楚天的宝贝妹子玉珊儿。”

那姑娘吃了一惊：“你，你认识我？”

“不认识。”李北羽叹道：“不过不想听到你的名字倒很难……。”

玉珊儿喜道：姑娘这么有名嘛？”

“有、有、有。”李北羽连三有后道：“你十二岁搬翻了石家门前的铜狮子，十三岁倒栽了凌云阁三十六异种花，十五岁火烧扶桑极品的绸缎丝宜，十七岁第一次喝酒大醉睡了三天三夜到二十岁上个月还装鬼到处吓人。八年来想，耳根清静还不行。”

李北羽这一大串，直说的玉珊儿双眼冒火，怒哼道：

“还有没有？”

“有！”李北羽回答得很快，道：“你的外号……嘿，还可以当成语咧。”

“玉珊儿暗暗咬牙道：“什么外号？”

“这……李北羽咳了咳，清了老久的嗓子，道：“我忘了。”

什么话？玉珊儿这下能忍得住就是圣人了。

立时，右手出扇，翻身下车，直指上李北羽的脖子怒声道：“说！”

李北羽苦笑，道：“真的要说了？”

扇更用力，代表回答！

李北羽大大叹一口气，道：“好吧，我就说。那外号是‘扇儿发威，鬼神也逃’。”

玉珊儿闻言，一愕。

复而大笑收扇，跃回了马车上道：“‘打架当饭吃’的李北羽李先生，明天准备到玉风堂来当奴才……哈……”

杜鹏看着玉珊儿很得意的驾着马车走了，大叹一口气道：“这可怜的丫头心里一定很得意，以为明天做奴才的是你！”

人，总是在自以为是中栽个老大跟头！这句话很有道理！可惜，这次栽跟头的却是杜鹏！”

李北羽笑道：“她当然得意，因为我明天会输……”

“什么？”杜鹏吓了一跳，叫道：“你……你……不是十招以内就可以收拾那个姓玉的……”

“谁说的？李北羽笑得很不好意思道：“我怎么不知

道？”

杜鹏这下可明白了。他只有叹气道：“小心啊。我们那位玉珊儿玉大小姐可是一等一的……呃……有名……”

杜鹏不好意思说“母老儿”。

因为，她是他的朋友所喜欢的人，这点，该有分寸的时候就该有！

这就是友谊。

李北羽大笑，拍拍他朋友的肩膀道：“麻烦你了。”

他唯一能说的话是：“安心的去吧。我的朋友……三天后见……”

“三天？”李北羽叫道：“你以为我是潘安还是武松？三天就可以治的了那个丫头？”

杜鹏吓了一大跳，结结巴巴的道：“那……那要多久？”

“最少三个月。”李北羽加强道：“最少……”

“三个月？最少？”杜鹏显然很痛苦的下定了决心道：“我陪你去当奴才”。

李北羽大笑道：“太棒了！这话哥哥我可久等了。”

杜鹏只有苦笑。

朋友，就是不断的互相两肋插刀，而且，被插的还得露出很愉快，很感激的“笑容”！

\*

\*

\*

玉珊儿可乐得很。

李北羽这小子外带一个杜鹏，以后在“玉风堂”里可不愁没人戏弄了。

大小姐她召来身旁的贴身丫头碧荷急问道：“怎样，爹看完了没有？”

碧荷丫头一挤眉弄眼，故作大大叹气道：“我家大小姐啊，这话你已经问了十七、八次啦。”

玉珊儿一皱鼻，又催促道：“快……快到前厅去看看……”

碧荷这下可真叹气，唉声道：“小姐你饶了我吧，你怎的不自己去看看？”

玉珊儿瞪了碧荷一眼，嗔道：“开玩笑，你找骂哪，今早打破了爹的溜石砚，被罚关在房里一天一夜，你又不是不知道。”

碧荷嘟嘴叹息道：“谁叫小姐你用来打蟑螂啊。”

那碧荷嘴唇嘟着，终究是走了出去。

玉珊儿打个哈欠，伸个懒腰，抖擞一下精神。

她笑了，因为她爹今早的一句话：“这丫头哪天不吓人，简直是难过得生病！”

\*

\*

\*

李北羽极力做出很舒适的样子。

一张身子斜斜靠在椅背，稍微偏垂着头看眼前这个玉风堂的主人——玉满楼！

他奶奶的，这老头果然不是简单的人物。

自从二十年前三十岁以孤人单剑创立玉风堂，竟然

到了今日能和七大门派掌门同起并坐。

别看他脸上挂着和煦的笑容，那双招子可亮得透澈！鼻是剑锋鼻，眉是剑武的小扫帚眉，口是威德权力的虎口，耳是福寿的含耳。

李北羽左看看，右看看，还是那双鸾眼最可怕！”

李北羽一幅闲散的样子，那杜鹏可大大拘谨！

洛阳住了四大世家，六派掌门，外加三个帮主，可是谁都没有玉满楼的名气大。

当然，谁也没有玉满楼的剑势劲。

杜鹏的名气当然没有李北羽大，因他不打架，不闹事。他只是平平凡凡一个“小愁斋”的老板。”

他当然不是怕玉满楼，天下能让李北羽和杜鹏怕的实在不多。

可是他必须有一番恭敬有礼的样子，因为他到玉风堂只是陪客，陪李北羽那小子一起送死！

玉满楼看了眼前这两个人足足一个时辰，才向站在身旁的玉楚天道：“杜鹏留在你身旁……”

玉楚天瞪了李北羽一眼，道：“李小子呢？”玉满楼一笑，淡淡道：“留给珊儿差遣！”

皆大欢喜！

玉楚天立刻一扫阴霾，泛出很“特别”的笑意。

那碧荷丫头更是一溜烟的跑走了。

玉满楼呢？

他为什么做这种安排？

他又注目凝视李北羽，只见这“打架当饭吃”的家伙